



秦汉与匈奴关系概述

◆ 文 敏

一

在东汉末年以前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,匈奴是最重要的一支。战国后期,匈奴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(今内蒙古狼山、大青山等)一带兴起,游牧是匈奴经济生活的主体。约公元前三世纪,匈奴社会发展到奴隶制阶段。匈奴拥有一支人数众多、勇猛善战的骑兵,履行对外掠夺和对内保护、镇压双重职能。

中原与匈奴的关系,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三、四世纪。到战国后期,匈奴开始骚扰相邻的燕、赵、秦三国,他们还越过黄河,夺取了河套以南的“河南地”(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)。燕、赵、秦被迫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。

公元前二二一年,秦国统一了六国,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前二一五年,以头曼为首的匈奴骑兵侵扰秦国,秦始皇派蒙恬领兵三十万迎击,匈奴败退,蒙恬乘势夺回“河南地”。匈奴为避秦军锋芒,北撤七百余里。秦随之采取了三项边防措施:一、蒙恬率部驻屯上郡(今陕西榆林县东南);二、在“河南地”设三十四县(一作四十四县),迁徙数万户人口到此屯戍;三、连结原燕、赵、秦北部长城、修缮加固,并东西扩

展,西起临洮(今甘肃岷县),东至今山海关,绵延五千余里,号称“万里长城”。这些措施对保护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,开发边疆和巩固秦国边防具有积极意义。

但秦王朝边境的安定局面不久即因内部变动而败坏了。前二一〇年,秦始皇在第五次巡行中病死。篡得王位的胡亥在赵高等人同谋下,害死蒙恬,翌年又调回戍守边疆的数十万军队,以镇压农民起义军。匈奴乘虚而入,重占“河南地”。

二

前二〇九年,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,是为冒顿单于。在侵扰中原同时,冒顿单于又先后大破东胡,西逐月氏,南并楼烦、白羊河南王,北降浑瑊、丁零等邻族,随后灭月氏,平定楼兰,乌孙等二十六族,控制了南起阴山、北抵贝加尔湖、东尽辽河、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。在冒顿单于时期,匈奴的势力达到强盛的顶点。

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建立起来的汉朝,面临人口不足、经济残破的困难局面。史载汉高祖刘邦的车驾,配不齐纯然一色的四匹马,而“将相或乘牛车”。从力量对比上看,显然匈奴强盛而汉朝贫弱。这种状况一直

延续到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前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,即在此背景下展开。

在楚汉相争之际,匈奴频频进犯今冀北、山西、陕西及河套一带;汉初,匈奴的骚扰更有增无已,并发展到惊人的规模。前二〇一年秋,匈奴大军围攻马邑(今山西朔县),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,匈奴乘势直指太原。次年冬,汉高祖亲率大军迎击,被四十万匈奴骑兵围困于白登山(今山西大同市东)。后汉高祖用陈平之计,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(匈奴称妻妾为阏氏,音烟支),始得脱而回。史称“白登之围”。此后匈奴更大肆寇边,掠夺人畜。汉朝白度无力抵抗,于是接受娄敬(一作刘敬)献计,对匈奴采取“和亲”政策,即以汉朝公主嫁与单于,每年厚赠缯絮酒食等礼物,开放汉与匈奴的边境贸易——关市,以此换取匈奴不入长城之内侵扰。从此,“和亲”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协调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,历代多有沿用。不过此时的“和亲”不是在汉匈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,它是汉朝统治者被迫采取的一种实同纳贡的屈辱政策。

汉惠、文、景帝时期,继续与匈奴和亲,厚予馈赠。和亲收到一些效果,但匈奴没有依约停止侵扰。陇西、上谷、云中、辽东诸郡受害仍烈,云中、辽东两郡,每年被匈奴杀掳的汉人逾万。



前一六六年，匈奴骑兵迫近汉都长安。前一五八年，匈奴的侵扰十分剧烈，汉朝不得不中断赠礼，两年之后又被迫恢复。

汉朝统治者认识到退让不能根治边患，于是在和亲同时励精图治、积极备战。文帝曾用晁错之议，徙民塞下，屯田筑城。汉朝又奖励养马，以图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。汉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与秣马厉兵，至景帝之世。国力渐渐强盛，这时匈奴只能“小入盗边”了。双方的力量对比，已经发生变化。

三

汉武帝即位之后，国力达到鼎盛。长期的备战也已完成。于是汉朝对匈奴展开了战略性决战。汉武帝的战略是：在西方，一面切断匈奴与青海羌族的联系，一面遣张骞出使，联络西域夹击匈奴；在东方，切断匈奴与涉族的联系（前一二八年置苍海郡）；在陇西代郡（治所广昌，今河北涞源县北）集结汉军主力，伺机与匈奴主力正面决战。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。

前一次：前一二七年，汉武帝派将军卫青率大军击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，恢复了几经易手的“河南地”。随即仿秦旧制，设立朔方郡，募民十万口移屯，朔方遂成边防重镇。前一二三年，单于庭被迫撤至瀚海以北。第二次：前一二一年，将军霍去病先后越焉支山（甘肃山丹县）祁连山，斩获匈奴四万余人。同年，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，领数万人降汉。汉将其安置在陇西等五郡的塞外，称为五属国。汉朝旋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四郡，从而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，开辟了直达西域的通道。第三次：前一九年，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、

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重兵，分途深入漠北。卫青大败单于，穷追至漠北阙颜山赵信城；霍去病斩获七万余人。三大战役给匈奴以惨重打击，匈奴除继续控制西域外，已无力向东发展。东方农业区域百余年来所受的侵扰基本解除。汉朝为此付出了“海内虚耗，人口减半”的代价。

前七四年（汉昭帝元平元年），匈奴联合西域的车师入犯乌孙。乌孙是汉朝的盟友，保持着和亲关系。乌孙王向汉朝求救，于是汉遣大军，与乌孙夹击匈奴，俘获三万九千人。这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，此后匈奴每况愈下。

前六〇年，虚闾权渠单于死，“五单于争立”，爆发了惨烈的内战。后来形成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对峙的局面。不久呼韩邪单于兵败，被逐出单于庭。新败虚弱的呼韩邪单于，北有郅支，南有汉朝，东西属部俱已瓦解，处境险恶，于是作出了臣服汉朝的决定。这是匈奴单于首次归附中原，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。它为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融和创造了条件。汉朝欢迎呼韩邪单于归附，给他以隆重的礼遇，将他名列诸侯王之上，颁给黄金质“匈奴单于玺”，承认呼韩邪为匈奴最高首领，正式确立了君臣关系，还赠与大批珍贵礼物。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，汉朝同意他留居光禄塞（今包头市西南），并命车骑都尉韩昌一同驻军塞外，赠与粮食三万四千斛，以解匈奴民困。

郅支单于深恐呼韩邪单于与汉朝联合北征，于前五一、五〇年，遣使入汉奉献，并送侍子入朝，以示友好。汉朝对郅支单于的使臣优礼相待，但将双方关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，以防呼韩邪单于起疑生变。汉朝推行了亲呼韩邪单于、敬郅支单于

而远之的政策。郅支单于乃西迁至伊犁河一带，降服了呼揭、丁零和坚昆等族。他以为汉朝鞭长莫及，于是困辱汉使，李还侍子，杀死护送侍子回归的汉使吉谷。前三六年，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攻灭郅支部。

前四三年，郅支单于西迁后，汉朝即许呼韩邪单于北归漠北单于庭。临行订立“汉与匈奴合为一家，世世毋得相诈相攻”的盟约。郅支单于复灭后，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，遂于前三三年正月朝见汉元帝。汉朝对他优礼如初，并从其所请，将宫女王嫱（字昭君）嫁与为妻。单于大喜，为了表示归顺汉朝的决心，将王昭君号为“宁胡阏氏”。

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是匈汉关系史上的两个杰出人物，为民族和好、融和和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。这次和亲，性质已不同于汉初，汉初是力不从心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而昭君出塞却是在汉朝强大、匈奴弱小的背景下实现的，这反映了汉王朝寻求汉匈友好的真诚愿望。经过自先秦以来两个民族长期残杀的教训之后，汉匈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已经较为理智了。此后直至西汉末年，汉朝与匈奴和睦相处六十余年。史称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”，一派和平、繁荣景象。

四

公元一年，王莽执政，他抛弃了汉朝的睦邻传统，愚蠢地奉行极端错误的歧视匈奴的政策，破坏了汉匈六十余年的和好局面。王莽把“匈奴单于”的称号改为“降奴服于”，干涉匈奴内部事务。他代汉自立后，又募兵三十余万，屯驻北边，意在发动对匈奴的不义战争。匈奴愤而入塞骚扰，先后杀死雁门、朔方太守都尉，掳掠人



畜无数。在王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与其阏氏云（昭君长女）的促成下，新即位的单于主动要求与王莽政权“和亲”，以恢复和好局面。王莽同意和亲，但他再贬“匈奴”为“恭奴”，“单于”为“善于”，用武力将须卜当和云架至长安，要强立新单于。匈奴遂与中原彻底决裂。正当王莽向北边大量调运谷帛，准备大战之际，他就连同罪恶的新朝在农民起义的怒潮中覆灭了。

公元二十四年，更始帝刘玄遣使至匈奴，依汉旧制授予单于及王侯印绶，并送还死在长安的须卜当、云及其随从的遗体，希望汉匈重修旧好。但此时匈奴对汉族统治者已失去信任，另一方面，时值中原群雄相争，一盘散沙，经济破败，力量虚弱，因此实力正在增长的匈奴不理更始帝求和。此后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各族，勾结中原割据势力。频频入寇上党，扶风等地。

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后，国力极弱，对匈奴有增无己的侵扰，只能采取曲意笼络和消极防御的对策。建武年间，西域各族不堪匈奴剥削，每每请求内附或设立都护，光武帝乏力莫办，只得推托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形势逐渐变得对东汉有利了。

五

公元十六年，蒲奴单于即位，久已觊觎王位的日逐王比（呼韩邪单于孙，乌珠留单于子）心怀不满。适值匈奴地区遭受连年严重的旱灾和蝗灾，人畜死亡过半。蒲如单于畏惧汉朝乘虚进攻，乃请求与汉和亲，而比则密遣汉人郭衡奉献匈奴地图，以示亲汉之诚比蒲如单于更有过之。同年比被部下拥立为单于，仍号“呼韩邪”，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。南匈奴比

旋遣使入汉请求归附。汉朝自然求之不得，乃派中郎将段彬至南匈奴，助其设单于庭，又让南匈奴入居云中郡，再迁至西河郡。东汉王朝对南匈奴的待遇悉仿西汉旧例，又拨粮米牛羊接济南匈奴灾民，以后每年用于南匈奴的费用达一亿九千余万钱之巨（一作一亿零九十余万）。为了防止南北匈奴联合，东汉王朝又设置度辽营，屯兵于五原曼绵（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北），挫败了北匈奴联络南匈奴反汉的企图。

北匈奴的处境日益恶劣，北面的丁零，东面的鲜卑，东南的南匈奴，还有西域各族四面攻击之。公元七三年，汉军乘势向西四路出击北匈奴，夺得伊吾庐（今新疆哈密），置宜和都尉。公元八九年，窦宪、耿秉出击北匈奴，其降者二十余万。汉军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。公元九〇、九一年，汉军又两度出击，北匈奴战败，远徙康居，从此退出蒙古高原。从前二〇九年冒顿单于建立奴隶制政权至此，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了整整三百年。

六

战争是秦汉与匈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是两个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。关市、馈赠、使聘、婚姻，归附和其它交往，甚至战争，都是两个民族交流文化的渠道。关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，一般是匈奴以畜产品换取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。自冒顿单于以来，匈奴人即“乐关市，嗜汉财物”。史载汉武帝年间，长安商人、市民违禁将铁和铁兵器卖给匈奴的，竟达五百余人。在秦汉与匈奴交战期间，关市虽几度中断，但大部分时期是开放的。汉文化对

匈奴的影响十分巨大。匈奴从事农业，基本是受汉人影响。出土的匈奴文物中，如铁铤、铁锄等，其形制都与中原器物相同。匈奴还学会了“穿井”、“筑城”、“治楼”。这就为匈奴改变游牧生活方式，转而定居务农，最终与中原汉族融为一体创造了经济条件。在频繁的交往中，匈奴人民产生一种爱慕中原汉文化的情绪，史载“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，往来长城下”。汉朝中后期不断有匈奴、甚至单于归附，一方面是由于实力变化，一方面也是两个民族长期交往、共同性增多的结果。

匈奴的畜牧业经济与草原文化对汉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两汉时，匈奴的骡、驴、骆驼等，“衔尾入塞。”一些珍贵的畜种也传入中原。中原与匈奴交易，每次额达“牛马万余头”。匈奴的养马技术也传入中原。匈奴的乐器——胡笳和鼙鼓，也在中原出现。

以后匈奴与其他民族，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磨擦、冲撞和交流，一部逐渐与鲜卑族融合，另一部则与汉族融合。在南北朝后期，匈奴作为我国古代北方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，渐渐消失了。